

江海文化

蒋长云

## 关于吵亲



一到过年,人地两闲。地闲了,视野就辽阔起来,早晨能看到地平线上再由升起的太阳,坐在家能看到远处路上的迎亲队伍。人闲了,日子就辽阔起来,正好用来结个婚。早年间启东乡下,春节的前后二十天里,每个逢双的日子都是专门用来结婚的,埭路上一天要走过好几拨迎娶的队伍。选择过年的时候结婚不光是因为空闲。过年的时候也是一年中富足的时候,五谷丰登,手头也宽裕,可以大大气气、风风光光地结婚。过年天冷也可以多穿点衣服,什么缎子棉袄、呢子大衣……里里外外一身新,显出娘家的品味、实力、时尚和气场。有了过年这样一个喜庆的大背景,喜上加喜,处处鞭炮声声,人人喜气洋洋,气氛多好。总之过年结婚是极好的。

我小时候在乡下过年的记忆,就伴着许多婚庆的情节。从拖嫁妆起,喜庆的气氛就开始积聚。拖嫁妆的板车把手上贴红纸,迎新人的自行车把手扎红绸中,夫家的门楣上挂红绸子。红绸子在北风里一飘,空气和氛围都温暖起来,活跃起来,喜庆起来。

男方在新婚的前一夜要“待媒人”,即先请媒人吃一顿。实际上,住得远的亲戚已经到了,也要好好招待,正好开始进行婚礼的预热。

第二天结婚正日子,一日三顿饭都吃得很隆重。中午新郎到女方家的午宴,是要拼酒的,所以要带几个能喝的伴郎护驾。这一顿可能成为新郎伴郎喝酒史上永远的回忆。晚上新娘接到夫家这一顿则很怪异,新娘几乎是不吃的,同桌的人也不好意思贸然伸筷。那一桌一般放在新房里,八人一方桌,站在旁边看的邻居(一般是妇人)都不下十六人。围得水泄不通,当着面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其实是评头论足,或者回忆当年的自己,时不时掩嘴窃笑。众目睽睽之下,相信谁都会不自在。现在想起来这很不礼貌,但当时就是兴这个的。来的人多,热闹,是有人缘的表现。一家有喜事,一般左邻右舍一家请一个男丁参加婚礼,叫“吃喜酒”,其余的妇女儿童也会来凑热闹,叫“看新人”,还真是直勾勾地用心用力地“看”,新娘子就一声不响地矜持地在满桌美味佳肴前坐着,讲究笑不露齿,整个过程都绷着。这顿饭实际上就是一个仪式,不解馋也不管饱。

晚饭结束了要“開箱子”,就是将嫁妆里的箱子打开给大家看。这么无礼的要求,在当时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大家吵着叫婆婆去做新娘的思想工作。推却一番,最后还是要开的。左邻右舍的妇人就翻箱倒柜地审看新娘从娘家带来的“女红”,主要是看给丈夫纳的鞋底,针线密不密,鞋底厚不厚,手工好不好。我的大婶,当年的针线活好,開箱就很自信,没有三请四邀,大大方方就开了,而且震住了在场所有挑剔的眼神。

再接着要“吵亲”,我看到过的,是让新娘给公爹倒茶递茶,给大伯小叔点烟之类,无非把茶弄烫点,把新娘刮着的火柴吹灭之类,让这个过程有些难度,拉得长一点,产生一些尴尬,然后哄堂大笑。最后,婆婆出来发烟撒糖打圆场,甚至表扬大家吵得好:“三天无老小”呀!勿关个(沙里话“不介意”的意思),吵发吵发,吵吵才能发啊!

第二天的午宴叫“代招”,本意是男方父母代新婚夫妇招待来宾的意思。席间,婆婆领新娘子一个个地介绍男方的长辈,新娘一个个地尊呼长辈。长辈给红包,叫做“见面钿”。新娘回赠毛巾香皂等小礼品,叫“台礼”……

我不是民俗专家,小时候也文弱,不太会钻到人堆前看热闹,所以了解得不够细致,表述得也不一定全面和准确。启东历史短,没有很悠久的民俗传统,尤其启东南部所谓沙里人,据说多数是这一两百年从江南、崇明等地迁来的。这些婚俗,估计也是那些地方带来的。

这些正在消失的婚俗,我个人觉得很有价值,很值得细品。譬如新婚之夜要审看新娘的针线活,对女孩从小学习“女红”是一种鞭策和警示。譬如新婚次日的“代招”,核心就是尊老爱幼,从来都是正确的价值观。便是常被入诟病的“吵亲”,在我看来,也不能以不文明的封建陋俗来看待。它的动机主要不是轻视女性,所以跟封建不搭边。它以新娘和夫家的男人互动为戏谑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反封建反礼教的。可能有时要求的尺度有点大,但毕竟大庭广众之下,还是以娱乐为出发点,通常是点到为止,尺度只大在嘴上,本不求其实。一般只是打打嘴仗,考验一下应对,只求博得喜庆热闹、博得大家一笑而已。那个年代,婚前男女双方交往极少,新娘甚至对新郎也还有点陌生,对新家的其他人就更加陌生。这种小游戏,可以考验应急的智慧,可以体现出已成一家人的一致对外、心有灵犀和相互照应,对融入新家庭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即便现在在大宾馆里结婚,启东婚礼的打开方式,大多仍保留“吵亲”这传统婚俗中硕果仅存的这一节。有时是婆婆要求主持人给老公和儿媳出个节目,甚至要求加大难度。女方一般也不会反对这无伤大雅、娱乐自己又点燃全场的游戏。

如今启东人婚礼的一般流程,从严肃认真中开始,在嬉皮笑脸中结束。先是证婚、致辞、翁婿交接……庄严又深情,有时还感动得满场热泪盈眶,但最终都是在吵吵闹闹、欢欢喜喜、自娱自乐中结束。无需抽奖、抛礼品留客人,不见吵亲,来客一般不离场,这是大家的默契和礼貌。

曾经和一个朋友讨论东北小品为何能火,我觉得,核心是能娱乐自己,不把自己太当回事。一直端着,太在意所谓的颜面,开不得玩笑,则成不了气候。所以说到底,关键还在于能放下。东北人有些闯关东的基因:抛家弃舍,远离宗庙,飘洋过海,在冰天雪地里开垦黑土,把生死都拿来开玩笑。遗传了这种基因,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不可以娱乐呢!同样,沙里人的先民,辟我草莱,启吾东疆,从草长莺飞的江南而来,开垦这满目蒿草的盐碱地,一样也是很能豁得出,放得下的。有了这样的格局,吵个亲,呵呵,多大事啊!



走近记忆

沈晖

## 听壁脚

说起孩提时代农村习俗“听壁脚”,其实也就是当地人们闹洞房的一种延续。就是孩子们在闹洞房,吃喜糖待客人散去,新婚夫妇进房就寝之时,躲在新房外面偷听悄悄话。滑稽之事至今想起,让人忍俊不禁。

六十年代不但物质匮乏,而且文化生活也比较枯燥。冬季农闲,农村大多数青年结婚会安排在春节。因此,谁家举办婚事,看新娘闹洞房成了当地年轻人幸福快乐的亮点。

根据当地习俗,男家当晚婚宴结束,左邻右舍来看新娘的青年男女就开始闹洞房,总有人想出种种搞笑的段子让新郎的父亲与新娘在尴尬的动作中引来大家愉悦的欢笑。闹到深夜,大多数人吃着喜糖、糕点才满意而归,惟有几个年轻人意犹未尽,开始考虑“听壁脚”。

听壁脚,虽说有些不地道,拿现在话来说是侵犯人家隐私,但那个时代大家并非这样认为,只是觉得它神秘而有趣。

记得那年正月初六,家住邻队的小海结婚。我刚满8岁,就跟着哥哥去看热闹。当人们闹完洞房已近晚上10点,大家心满意足地散场回家了,可我哥哥等五六个人还要去听壁脚。那时我年幼无知,不知听壁脚是怎么回事,但晚上回去又害怕,只好当跟屁虫围着大孩子们转。

月影西移,万籁俱寂。几个不知疲倦的小伙贴着新房的后墙壁,屏住呼吸,偷听里边的动静。

六七十年代,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新婚之夜俩人似乎有些陌生。进房不久,一片沉默,隔了好久,才听得新郎喘着粗气问新娘,“你们今年队里棉花亩产多少?”“大概140斤。”女的笑着答。接着男的又问,“年底结算队里是多少钱一分?”“大概1角一分。”“那比我队里高,我倒是‘8分钱一分’。”“那要看工分评比高不高?”“我工分也不高。一个男劳力一年也只有2600分,我全家三人7800分,扣除粮食柴草,队里发款只有400多元。”“还是这里好,我家四个劳力只发到375元。”就这样,这对小夫妻一问一答,半个小时尽谈家常事。这时外面寒风凛冽,小伙伴们冻得瑟瑟发抖,大家听着感到没趣,也就快快而去了。

当然也有搞笑的。记得这一年正月初八晚上,四周漆黑一片,跟着哥哥等人来到本队李三宝宅上看新娘。三宝是个退伍军人,能会说道,以往谁家儿子结婚,他去闹洞房时总会想出许多馊主意,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因此,他儿子洪波结婚,前来吵亲看热闹的也特别多。晚上10点左右,前来凑热闹的拿着喜糖、云片糕回家去了。唯有几个青年小伙蹑手蹑脚地来到新房后边的泔沟沿上慢慢靠近后墙。那时房屋的后墙是用芦苇编的,基本是不隔音,床也是用三条凳子上面安一个芦苇编的,当地人称其芦笆门,人躺上面翻一个身都吱吱作响。一会儿,听到新郎关房门的响声,大家屏住呼吸,好像等待奇迹发生。

“睡吧。”男的说。“你先睡。”女的声音低沉,似乎有些紧张、羞涩。“时间不早了,还是睡吧”,男的好像有些急了。“哎呀,衣服让我自己脱吧,你看,纽扣拉脱了。”“噗”一声,这时听壁脚的小伙忍不住扑的一声笑出声来惊动里面,冷不防里边新郎向芦苇墙上猛击一掌“啥人?”谁知贴着芦苇墙上听壁脚的一慌张,两个小伙顿时跌落在身后的水沟,弄得个落汤鸡,真是自食其果,哭笑不得。

想想寒冬腊月,穿着破棉袄躲在人家新房后墙壁,偷听小夫妻悄悄话,人家钻在暖被窝里,你是站在寒风里,实在有些犯傻。因此,后来听壁脚的越来越少。随着时代的变迁,听壁脚这一传统习俗也逐渐淡化,再说,现在农村都建成楼房别墅,你即使想去听,也没有机会了。

灯下漫笔

张晓峰

## 思乡是一种“病”

突然想起一句话“思乡是一种病”,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如果会写诗的人拿来做题目,一定能写出一首好诗的。想念心上人,会得相思病,想念家乡的煎熬,虽说茶饭不思夸张些,但茶饭不香倒是不过分。思念是因为距离产生的,一旦和家乡有了距离,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谁也奈何不了;一旦在外地安家,家乡就成了故乡。乐不思蜀的刘后主被人笑活了几千年,同是亡国之君,写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后主却深受后人的追捧。思乡不思乡,竟决定了历史人物的誉与毁。

思乡是一种老病。老到什么程度?这还真不好说。有文字记载前肯定就有了。再往前推,有了人类就有了乡愁了吧,似乎还有些晚。因为动物也思乡呀。古诗不是说“越鸟巢南枝,胡马依北风”吗?太费脑筋,不往前推了。反正从《诗经》到《离骚》,从陶渊明到李杜,从苏轼到余光中,诗里都有浓浓的乡思。“思乡泪湿巾”太平常了,“愁多减玉颜”也没什么稀奇的,有人甚至愁得“断肠”了呢。

思乡又是一种流行病。思乡之病每年都有几个集中爆发期——春节、中秋、清明、重阳。特别是春节,长城内外,黄河上下,举国思乡之病大爆发。飞机、火车、汽车、轮船,都满载着患了乡愁病的病人回家医治。中国所有的道路上,都走着归乡的人流;中国的每一个街巷,都弥漫着乡愁的味道。

思乡是一种顽症。每一次的归乡,每一次的团圆,都只是缓解了思乡的症状。一离开家乡,旧病马上复发。思乡之病如影随形,不离不弃,相伴一生。这种病,越老越甚,越老越痛。这种病,无药可根治,所有医生都摇头。

思乡是一种疑难杂症。是因为牵挂亲人吗?那为什么亲人接到身边了,还会思乡?是思念家乡的草木吗?那为什么把家乡的草木移栽过来,还会思乡?是思念家乡的乡音吗?那为什么天天听家乡的戏曲,还会思乡?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

故乡,让人思念的东西实在太多,让人牵挂的事情实在太多,留下的记忆实在太多。我想念村头的那条小河,小河里那些小鱼小虾;我想念家乡那丰饶的田野,田野里的瓜果、庄稼、野花、虫子;我想念家乡古老的民谣和有趣的掌故,想念儿时的蓝天白云以及香甜的空气,想念那些朴实、厚道、风趣、幽默的长辈,想念儿时的玩伴,想念初恋的女人……



散文欣赏

刘兵

## 开往家的列车

那年春节前,由于沿海工厂有一批发往欧洲的货柜待检验并装箱,我急忙去火车站,问过售票窗口,答曰去的卧铺多得很,可返程只有站票。要不要?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答应找列车上的熟人,帮我解决一张返程的座位票。

办完事,已到腊月二十八。火车站候车大厅此时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不为过。大多数是肩扛手提,大包小袋的旅客。到点后,放开闸门,人群呼叫着、奔跑着向自己的车厢涌去,为了抢占放置行李的有利位置。好在我就带了个背包,在车厢里左奔右突,跨过走道里叠放的棉被和各种硕大鼓囊囊的旅行件,费力地找到自己的座号,“安顿”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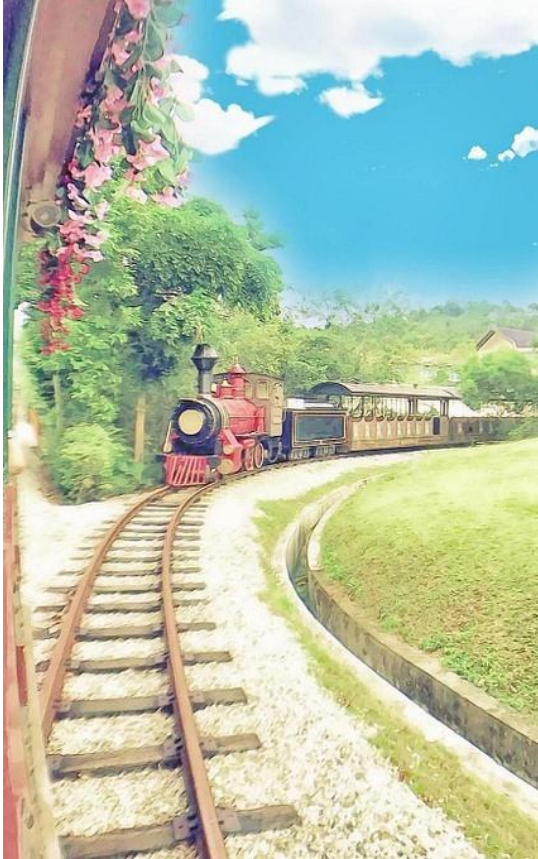
列车徐徐开动了。车厢阻隔了外面逼人的寒气,窗外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抬眼看去,满车厢的乘客脸上神情疲惫,但又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不管是坐或站,终于赶上了这趟车,能如期地在除夕夜跟家人团聚,吃上一顿亲情洋溢而丰盛的年夜饭,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对面坐着一对农村来的夫妻。女的眉目俊俏,但体型“臃肿”,怀抱着一个孩子。每逢孩子闹着要吃奶时,她老公敏捷地举着一件衣服遮住,就那么一直站着,还不时地跟大家开着玩笑:大庭广众之下,给孩子“喂饭”还不得讲个“礼仪”呀!啥时坐车能有母婴室就好喽,现在这条件,也只能因地制宜了。男的幽默的话语逗得大家大笑,似乎也都心领神会。男的接着嬉笑道,这工打得苦,但也有乐子,一年的“收获”早已通过银行卡转到家里。老家还有个女娃娃。这次回家带了玩具、衣服和零食。小妮子也想早点见到自己的小弟弟呢!

坐我旁边的是位年近五旬的中年汉子,满脸沧桑,操着一口浓厚的乡音跟我聊天。中年人以前是电焊工,有等级证。干这行伤身体,退休早。原来他在老家开了个小超市,生意很清淡。几年没操持老本行,手一直痒痒。去年一位老乡相邀,说是有家大船厂缺电焊工,工资开得老高。中年人喜出望外,提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打工之路。虽然工地在一片荒岛上,但待遇着实不错。每天只干八个小时,四个工友住一屋,吃得喷喷香,房间里有电视和空调,还能洗澡。这大半年下来,凭着自己的努力,挣回五六万。比在老家开超市强好几倍。这次在家过完年,正月初八就要赶回去。他说,趁着身子骨还硬朗,眼力还好使,再搏一把,争取为小儿子结婚弄套新房。

斜对面坐着一个小姑娘,在她旁边走道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看样子,他们像一对小情侣。小姑娘在埋头玩着IPad,间或把游戏情景指给他看。小伙子很殷勤,也很体贴,不停地从旅行包里掏出物件,给她上零食开饮料。小伙子甚为健谈,说他们大学毕业,结伴到沿海发展。他们现在都是“白领”,拿的薪水比内地多,但沿海的房价太吓人了。他们只打算在职场辛苦几年,积累经验,挣些钱,然后在家乡买房,将来在本地做出一番事业。

列车左摇右晃,隆隆前行。轮子和铁轨的摩擦声倒像是唱着一曲欢快的歌。它满载着漂泊在外的游子,带着人们与亲人团聚的迫切和对新年美好生活的期盼,驶往家的方向……



星期诗汇

宋成兴

## 临江仙·吕四起步港区码头投运

吕港争皎彩,巨轮出入无忧。通江达海往全球。一排红塔吊,倩影戏飞鸥。

任尔风云多变幻,东疆故事悠悠。隆昌水道写春秋。地天齐竞秀,投运放歌喉。

## 梦江南·迎春小曲

(一)

莺恰恰,垂柳岸边依。丽日驱寒桃早放,东风送暖雀先飞。紫燕报春归。

(二)

吟古韵,五岭又迎春。胜日长空风弄影,更新最笔地流金。惊喜梦成真。